

2013年9月14日上午，越南电话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：昨天，美国时间上午十时，秦永棠老人在洛杉矶走了，走得很突然。

尽管我知道秦老年已九旬，两年前因患前列腺癌动过手术，两个月前又中风住院，但还是对他在美国的仙逝感到吃惊，不是手术很成功吗？不是中风后恢复得很好吗？又怎么到美国去了呢？我急切地询问。对方告诉我，由于中国第一位民航机长、百岁高龄的陈文宽先生每年8月底都要在旧金山组织健在两航人员聚会，秦老觉得他还有一口气，表示一定要赶去参加，想不到……我听后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惟有默默地倾听电话那端传来的抽泣声。

走了，都走了，连最后一名硕果仅存的两航起义北飞机长也走了！不久前，我和朋友策划拍摄民航老人的口述历史系列，秦老名列其中。原本计划拍完华北地区后便转入上海及华东地区，这下晚了一步！扼腕痛惜之余，不由得回想起我所知道的秦老往事。

我和秦老算得上忘年交。为纪念两航起义60周年，中国民航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电视专题片《两航起义始末》，我作为总撰稿采访了秦老。这是我第一次结识这位

两航起义北飞机长秦永棠

◆ 张聿温

【作者简介】

张聿温 山东省淄博市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民航局特聘专家。有《真相：“九一三”事件考证》、《中国空姐》、《中国机长》等多部著作出版。

起义功臣、历史老人。

此后五年来，为拍摄系列电视专题片《中国空姐》、《中国机长》和创作《中国空姐》、《中国机长》两部长篇纪实文学，我又多次拜访秦老，成了他在上海汇川路家中的常客。他儒雅谦和，热情好客，彬彬有礼，思维敏捷，尤其是记忆力超强，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。当然，最感人，最令人敬仰的，还是他那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和言谈话语间透着的凛然正气，以及对中国民航事业的殷殷关切之情。

1923年9月23日（农历八月十四），秦永棠出生在上海虹口榆林里。他家境富有，因而他从小能受到

良好教育。日本人侵占上海，黄浦江外白渡桥旁边停着日本旗舰“出云号”，中国抗日勇士们用大炮轰，飞机投弹，但由于“出云号”火力密集，一直没法炸沉。秦永棠的家就住在金陵东路，靠近外滩，傍晚他偷偷爬上七楼顶层看中国军队和日本人枪炮对射。一天报纸上刊登消息，说中国空军飞行员陈镇和，为了炸沉“出云号”，驾驶飞机直接低空俯冲，可惜因为敌舰的火力太密集，无法靠近，掉进黄浦江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当时，正在读中学的秦永棠看了报纸后热血沸腾，暗下决心，也要当一名飞行员，像英雄一样抗日救国！

1943年年初，秦永棠大学二年级寒假，6个同学决定放弃学业一起去考空军抗日救国。结果因种种原因，5个没去成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一个人也要去！他坐火车到达昆明，第一次报考空军，却因为人太小体重不合格，没有被录取。在昆明等待了一段时间，他想当飞行员的心情

更为迫切。听说进了中国航空公司，做两年地勤就可以学飞行，于是他便进了中航。谁知一年后，中航改变了规定，他又一次失望了。但他没有泯灭飞上蓝天的梦想，决定设法自费去美国学飞行。有志者事竟成，1946年12月，秦永棠终于学成回国，进入中航，当了一名副驾驶。一年后，经过培训并由4位考官严格考核合格，他顺利地成为中航飞行时间最短、也最年轻的机长。

1949年11月9日，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爆发了！两航12架飞机瞒过国民党特务的耳目，摆脱港英当局的管制，由香港直飞北京、天津，秦永棠是其中一架C-47型飞机上的机长。他冒着被驻桂林国民党空军战斗机追击拦截的危险，驾机穿云破雾，安全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。

起义后，秦永棠的表现可圈可点。他参加著名的1950年“八一开航”，是新中国民航蓝天亮翅的两名机长之一，另一名机长是大名鼎鼎抗战时期冒死开辟“驼峰”备用航线的潘国定。他执行重要的专机任务，受到宋庆龄、朱德、邓小平、贺龙、陈赓等中央首长的称赞。他潜心带教飞行学员，为新中国民航培养有生力量，总共飞行6000多小时，起落

30000多架次，培养学员250多名，未曾出现一次差错，也未曾淘汰一名学员。尤其是作为一名称职的民航机长，他先后避免了4架飞机坠毁，挽救了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，也挽救了国家财产。

晚年疾病缠身的秦老，对民航的关注和感情始终未减。就在今年7月中旬，我到 he 上海家中看望，他谈起不久前韩航在旧金山发生的坠机事故，焦虑地说，现在民航飞行员的手动操作不过关，太依赖自动驾驶了，这是不行的，韩航教训深刻哪！手动驾驶是基本功，得加强训练，千万不能削弱啊！他再三叮嘱我向中国民航局领导反映这个问题，回京后我照办了。

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关心民航发展、民航安全，这该是怎样一颗赤子之心！为了追寻友谊、纪念历史，不远万里扶病前往大洋彼岸，这该是怎样一种坚强，一种交友之道和人生境界！秦老将自己最终灵魂升天之地也选在70年前身子飞天的国度，我不明白，难道冥冥之中果有定数？

人生有寿，不可挽留。但是，历史不会湮灭，时代不会断裂，秦老那代人的情怀、品格和对中国民航的贡献，亦难以忘怀！

【作者简介】

林伟平 笔名胡子林，1982年进《新民晚报》。高级记者。与蒋丽萍合作著有《民间的回声——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传》。



▲ 1965年，妈妈正在做衣裳

就是20支。包烟的速度，她跟一位小大姐（少妇）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因为包得快，她还敢于跟拿摩温犟嘴，敢于为姐妹们说话。“依不怕得罪拿摩温啊？”“不怕，拿摩温看见我，买账！”香烟包好后有段短暂的歇息辰光，妈妈和姐妹们就坐到包烟的桌上唱歌谈山海经。拿摩温来了，赶紧跳下来。“该个辰光顶开心！”

妈妈大字不识几个。有一次，蒋丽萍指着我们兄弟姐妹说：不要看你们文化程度比妈妈高，还有大学生，但你们没人及得上妈妈。奇怪，这一评论，兄弟姐妹不仅没一人不服，以后还成为共识。其实，妈妈对自己不识字，是很痛心的。妈妈出生在宁波鄞县云龙镇观音庄下岸。观音庄是云龙镇东南一个四面小河环绕的村庄，出庄朝东过金墩桥可到东钱湖和小普陀，朝南有迴澜桥，可通隐学岭下的隐学山庄。妈妈祖上是书香门第，家境殷实，在村庄里建过观音庵，妈妈的阿爷办过私塾，阿爹（我外公）十年寒窗。外公虽读书很多，但家道已然中落，就带着三个子女到上海谋生，那时妈妈三岁。妈妈和嬷嬷（姨妈）女流之辈都不让上学了。有时看到我们看书，她会用她的宁波上海话说，介厚的书读得出，多少有趣。九十多岁了，她还会对外公不让她上学耿耿于怀：想起来真是岂有此理，不让我读书哦！我假使识字，我不晓得要几火（多少）开心喽！所以，阿姐上学时，她从小菜铜钹里省下来给她买了一支钦金

妈妈爱唱“八一三”◆ 林伟平



▲ 2006年蒋丽萍搀妈妈唱倒歌词

笔，二阿哥上学时，也买一支钦金笔，二阿哥至今保留着这支笔，并记得价钱是5元6角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这几乎是一个半月生活费。妈妈仅有的那点文化，还是当年在妇女劳工夜校读的。她会唱的“八一三”等救亡歌曲，也是夜校老师教的。“一教就会。”妈妈很自豪。晚年，妈妈还回忆出，老师一直在变动，有时老师突然失踪了，说是到西安（延安）去了，过几个月又出现了。厂里一个交关凶的拿摩温，有一天居然成了夜校老师……

1960年前后，是妈妈最艰难的时光之一。爸爸已经“光荣支援西北建设”，而我最小的妹妹还只有三四岁。每次爸爸回家探亲，是林家门的盛大节日。妈妈天不亮就到三角地菜场去排队买菜，晚上七个孩子只顾围着爸爸坐一张八仙桌，其乐融融，忘了妈妈总是吃碗粥。爸爸回兰州，是一场战斗，物质极度贫乏，妈妈却能给爸爸带回去大小十几个包（很大部分是兰州邻居托买的），兄弟姐妹们去北火车站送行，托人买了站台票，一俟放行，百米冲刺一般，上火车抢占行李架。妈妈带着七个子女，全靠爸爸每月汇钱过来。妈妈节俭有方，从不求人，有时还能接济亲戚，但付不起学费事大关天，只得放下身段去求校长教导主任“减免费”。子女无一辍学。每月能收到汇款的那几天，我们都竖着耳朵听弄堂里有没有邮递员“660号（门牌号）敲图章！”的叫声。那声音再生猛也是动听的。如果晚一两天，妈妈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了。粮食很紧张。只记得有时摊饼，妈妈把面粉称好，和好，根据“都来咪发少拉稀”分成大小七份。直到现在，排行第五的大阿



妹还会说，弟弟经常抢她那份吃，二阿哥的儿子也常常谴责这位小爷叔，当年是否一直抢了我爸的那份？依现在长得介高，我爸长得最矮！蒋丽萍把这个分面团的细节，还有大阿哥把皮鞋藏到袖套里，瞒着家里去跳舞等细节写进电视剧《长恨歌》，给妈妈和大阿哥发采访费，请大家吃饭，妈妈显得最开心。

2009年夏天，蒋丽萍身染重病，大家把这个坏消息瞒着妈妈。到了元旦，不能再请妈妈上我们家了，就把聚会挪到饭店。妈妈最早到饭店，我陪蒋丽萍进门的时候，妈妈立马说：蒋丽萍，依瘦了，瘦关关！大家一惊，忙打岔过去。春节上门去拜年，妈妈还是说，蒋丽萍，依太瘦了，是否是“写文章”太辛苦？妈妈把蒋丽萍的写作称为写文章。以往去看她，她也总是让蒋丽萍早点回家，“写文章重要。”2010年5月，蒋丽萍病情加重，兄弟姐妹全部出动，尽力援救，但害怕妈妈承受不住，仍然瞒着她。妈妈也患了重感冒，记忆衰退。一次，三姐妹就在妈妈房间隔壁商量，妈妈发现，走出来说，你们就打住，王顾左右而言他。妈妈用宁波话嘀咕：这三个小娘，唠唠嘈嘈，总归是有事体瞒牢我。7月下旬，天不假年，蒋丽萍终于撒手西归，噩耗继续瞒着妈妈。追悼会那天，大阿哥在换衣裳的辰光又被妈妈发现：介热天，换衣裳要到啥地方去？大家帮腔：去看世博会、世博会。妈妈不信：去这种地方，还要换衣裳？！两三个月后，我给妈妈打电话，妈妈精神好起来，三言两语把事体说完（她一向担心电话费太贵），说：就该样，“代我蒋丽萍望望！”一句问候把我一下子惊出泪来。想到妈妈记忆又回来了，真是好事，但，要是妈妈追问起蒋丽萍的行踪，怎么办！？

一年容易，逢年过节如期到来，去哪里聚会成了大家伤脑筋的事体。后来决定，就放到妈妈家，妈妈家小一点，我们去的人多，她就想不起蒋丽萍了。2012年春节聚会后，元宵节又加了一场，妈妈特别高兴。

那天我不知怎么的，问妈妈还会剪鞋样否。早年我们住虹口泰安坊，泰安坊有八条弄堂，第七条弄堂口有个皮匠师傅，忙不过来，经常对要剪鞋样的顾客说，依去第二条弄右手隔壁第一家，林家姆妈会剪鞋样的。就会有人来敲我们家的门，妈妈一歇歇工夫就剪好鞋样了。这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，没想到妈妈满口说：“会剪耶！”并问我：依屋里厢要做鞋子啊？我只能含糊地点头，觉出自己的冒险。妈妈把自己棉鞋脱下放在纸上，照轮廓用铅笔画好，用剪刀慢慢悠悠把鞋样剪出来。看到接口有点不平，说：有眼毛病。大家表扬妈妈，妈妈照例谦虚着，突然说：不对，我想蒋丽萍交关辰光不到我屋里来了！所有人都惊住。我真正后悔。兄弟姐妹忙用其他话题引开去。没想到，过了一会，妈妈又说：对的，阿拉吃饭，交关辰光没喊蒋丽萍了！……后来还是弟弟说了一句：蒋丽萍出国去了，要交关辰光才回来。妈妈不响。

妈妈一直说她交关想活下去。很平静地还冒出一句：宁波我交关辰光没回去了……

2013年11月8日，妈妈昏迷。救护车联系不上附近的三甲医院，就近送到同仁医院。三年前，蒋丽萍是在同仁医院谢世的。触景伤情，悲痛难当。向妈妈告别时，大家排着一个一个在妈妈耳边说几句话。我说：姆妈，依一直讲要回去，依今朝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了，依欢喜蒋丽萍，依现在可以去寻蒋丽萍了，蒋丽萍已经先回去了，依跟伊又可以一道唱歌唱戏，开开心心了，……。后来阿姐讲：妈妈去世前一个多月，有天半夜惊醒，就叫蒋丽萍名字，说不对，蒋丽萍出事体了！……这事让我久久回不过神来。没有蒋丽萍的聚会，已感寂寞；今后林家门再也没有围着妈妈的聚会了。

妈妈一生最大遗憾是外公没让她读书，但外公给她起的名讳，跟妈妈的一生十分吻合：信鹤。我们选择松鹤厅送别妈妈。屏幕上播放着她唱“八一三”等歌曲的影像和照片，这一次，她做了一回“电影演员”。七个子女写给妈妈的挽联，口语化：

天大地大不如妈妈恩情大

千好万好哪有妈妈养育好

横联：妈妈 我们爱妳

……